

宗子相集卷之五

門人

趙秉忠
王同讚
陳學麟

鄭應齡
蕭時中
黃其暉

王葵

文部

素尹傳

素君名賓字興之別號海東人則稱海東子云尹之
先有稱成甫者自大梁徙泰元季宇內兵起倉卒
兵於通遂為通人傳四世至榆岡有隱行葺宇江干
縱心泉石性烹義潔寒鋪餽即不自給亦給人有司
高峻其行具冠服迎之謝不願曰我何足擬狗志



魏廷言同校刊

形哉生四子叔即尹尹生蚤慧殊恒兒人不敢兒言
之僅髫遂儒業年十七乃下帷授戴氏禮補州弟子
負督學者試輒上第又綜其行又輒上第於是學士
大夫嘆曰此為報榆罔哉尹有濟世才往年江寇寇
通有司策尹卒用尹策走江寇比部郎朱君謫貳通
見尹文亟亟讚曰鄉書即舉一子必舉袁子也既而
尹果舉庚子捷來於是朱又益喜明年土春官罷崑
愈益肆志於學願數大奇至庚戌凡四上春官卒不
第於是怒投策起曰丈夫結髮受書即不得一第豈
願亡可行吾志哉必躡屩擔簦再游上國斯華髮翻

扁已且又何以慰母竟謁選授撫寧客有策馬過尹
者惋惜尹才者尹正襟端語曰君以今之垂纓結綬
高揖青雲者豈皆有念於蒼生哉使令一邑而有念
於蒼生則不以此易彼甚明也於是謝客登車而去
撫寧者故邊瘁邑也老子弟日隳又缺虜且至則下
令曰父老子弟且食矣於是擇驍勇人畀戟矛倉窖
故虛則又厚集芻餉以待猝變又其俗近胡多暴少
暴行墟舍尹繩以法於是野無私鬪者興利滌病即
瑣納亡不竭精僅六閱月而持節當塗者凡四下檄
以幣采勞尹勞苦秋八月胡兵斬關入逼撫寧撫寧

人惶急走莫知委命尹亦驚姑曰毋惧毋惧於是奔
登城望盡召城外人內之城中也親持策整戎馬環
城三匝民猶喘上惧也尹則顧却步前庭裴回仰天
嘆曰夫撫寧一邑耳即陷亡入條而京師者天下之
根本帝王豪雋之所總萃也今急矣獨奈何於是鍛
甲砥劍累車疊轆火策內鄉報天子戎事亡何虜道
尹且病亡五日疽矣當是時撫寧人家號巷哭攀樹
望虜酋曰大呼曰天乎天乎胡喪我君即虜再來又
胡得我君坐城上拒虜不惧我也計至通亡之學士
大夫罔不蘇亡貞潔曰非特榆岡德也即海東子者

折何長厚也仕而令令而且死此何說焉尹社至
友榆岡公疾再逾寒熈恒冠衣侍前醫求之與
實陰陽定乃製劑顧又手持盃盃淚太管不復
落盡釜中也既而執匙以嘗蹠進几席上退則檢讀
古方書日夜望榆岡公愈也願不愈比卒毀衾骨立
若不幾生者強為母媪起既事母媪又益孝即死惟
獨念母媪老在堂也鄉人誦其語悲傷之尹九弟四
人而尹居中最友愛每間輒陳樽俎共坐笑樂召諸
子諸從子來東西鄉立訓誡之願其人和內實耿
介立節操自家食時有司已不敢妄遺筐篚見富兒

人惶急走莫知委命尹亦驚姑曰毋惧毋惧於是奔
登城望盡召城外人內之城申又親持策整戎馬環
城三匝民猶喘上惧也尹則願却步前庭裴回仰天
嘆曰夫撫寧一邑耳即陷亡入條而京師者天下之
根本帝王豪雋之所總萃也今急矣獨奈何於是鍬
甲砥劍累車疊轆決策內鄉報天子戎事亡何虜道
尹且病亡五日疽矣當是時撫寧人家號巷哭攀樹
望庭匍匐大呼曰天乎天乎胡喪我君即虜再來又
胡得我君坐城上拒虜不惧我也計至通亡之學士
大夫罔不蘇亡貞湧曰非特榆岡德也即海東子者

抑何長厚也仕而令令而且死此何說焉尹性至
友榆岡公疾再逾寒燠恒冠衣侍前醫求之與公
實陰陽定乃製劑願又手持盃釜烹煑未嘗不
落盃釜中也既而執匙以嘗蹠進几席上退則檢讀
古方書日夜望榆岡公愈也願不愈比卒毀衾骨立
若不幾生者強為母媪起既事母媪又益孝即死惟
獨念母媪老在堂也鄉人誦其語悲傷之尹九弟四
人而尹居中最友愛每間輒陳樽俎共坐笑樂召諸
子諸從子來東西鄉立訓誡之願其人外和內實耿
介立節操自家食時有司已不敢妄遺筐篚見富兒

大賈謝不與通即諸昆季咸豐橐厚儲持梁刺肥炳
誇里閭而尹食芋衣敝閉門著書洋上然樂也為撫
寧時愈益苦勵篆畢鑰扃以外肅上至所需蔬未反
貽書報家人治米邑中老人相謂曰自老人為兒時
固希觀此君矣海內經生往來畏戴氏禮難讀乃尹
則史易讀更得其遺者至勅成一書及仲尼鄒軻參
假諸書又各上有說上成付其門人子弟

王夫人傳

濯纓王子以詞賦才馳聲人人重王子又因以重王
子母而曰王夫人王夫人云蓋鴻臚公既壯而不舉
子名再娉于願得夫人人謂孫夫人于夫人乖也願
不乖反獨為女視夫人夫人事孫夫人愈益謹又其
性至孝敬侍其姑夫人疾凡九月不歸室易衣姑夫
人為孫夫人言願婦事我動也比逝則視諸婦又特
哀以此人輒稱夫人孝云夫人先舉女孫夫人即取
女女之亡何濯纓子生孫夫人意夫人自子也乃夫
人不子子輒又請子于孫夫人孫夫人喜曰吾固當
作是兒母當是時鴻臚公出為河西令治裝且行而孫
夫人適病病革乃抱濯纓子而執夫人手流涕言曰
是兒王六代宗子鄉不女子者悞女少也今我不能

待是兒成是兒在女乃泣夫人亦泣泣教行下比孫
夫人逝則夫人悲痛若姑夫人濯纓子稍長人或謂
君母顧母也請于夫人夫人曰兒亡須問第亡忘兒
孫母恩每歲時蒸嘗奠則夫人祝曰孫夫人兒今被
儒服供蒸嘗矣於是濯纓子亦涕下沾衣亡何鴻臚
公謝事歸他室日披綃綺整環佩以金玉鏘上行而
夫人一簪一縷不得着膚髮相室者忿曰夫人奈何而
孱若是夫人笑曰我孱哉我孱哉我得寶奇矣意蓋
謂濯纓子云乃濯纓子則欲甘心於其人而夫人輒
牽裾止之曰兒其奈何為子而後文之志濯纓子負

其才鄉人曰冀其第也乃累舉累不第夫人輒慰之
曰自古高才之士往往不偶于時兒之才所竊造化
者多矣兒寧之顧安知不雲蒸龍變哉又濯纓子性
至孝即困必日謀甘膳膳夫人說其心即夫人亦亡
其子困而夫人八十時濯纓子百拜奉觴為壽夫人
前夫人大喜已乃頽頽曰自我結髮事文父以至白
首艱困累千苦環戟而立豈知今日得稱八十老婦
又見女顯其才又見女金家婦抱兒也彼其綺綃環
佩金玉鏘上行者安在哉於是罷酒宗子曰嗟乎以
余觀于世人嫡庶子母之間則益嘆夫人之難焉彼

其上以分猜下以子挾相怨相謀終其身不解者天
下一室也乃夫人獨不以有子挾其上又忍其下夫
古今以閻行著聞炳蔚史冊者要之不離乎處常非
若夫人以身介二者之間至危變也乃夫人善處其
變又能成其子才然則夫人者誠難哉誠難哉

重修城隍廟碑

夫城隍之義垂之往牘郡邑之宇崇祀赫然稱靈其
所由來長遠矣興邑舊宇在邑之西稍南歲積日就
圯蓋其堂故宏直即又重檻其前有司月展謁檻下
後胥焚楮上香輒逼神衣又其門鑰損即博徒市豎

往往羣嬉其側守宇黃冠且取道堂上出入蚤暮視
若通塗矣兩廡故列諸鬼神幽怪之象象又損斲金
碧上木日簌簌下羣嬉者時過而易之令后洲陳君
以駕部郎謫興謁神則裴回四顧太息曰嗟乎夫神
道貴嚴乚斯畏乚斯感堂中謁堂中走何畏何感哉
於是下令度羽鳩工新其堂又鑰其堂而移其重楹
于堂之南別闢一道以通守宇者出入兩廡諸鬼神
率新其土木而金碧之於是展謁者率于楹下仰視
堂上若有神者在焉博徒市豎既不得羣嬉堂上即
覩其旁又皆矯然怒目如視其人輒心悚色動閉目

反走斯其干神道至嚴矣亡何陳君遷太平遂南水
及勒石紀斯役螺泉曾君拜興令至興睹茲斯宇大
喜已乃詰吏柰何無石吏言狀則曰是責在我於是
周視宇中增所未備因命記于宗子宗子曰嗟乎三
君勤心于斯役者誠當哉誠當哉夫明則禮樂幽則
鬼神昔談尚之矣二者相濟然後可以常行于世
人固有肆然於禮樂之化者願其於鬼神又何其悚
悚獨著也世人機詐相命一事稍屈其志輒仰天大
呼具楮散髮蒲伏百拜詣神宇訴其人其人即亦皇
懼戰慄氣結汗流不敢出一語而山岷野婦歲時行

神字中相顧驚嘆誦說曰某善應某惡應輒歸語
其鄉之人鄉之人有為不善者則相恐誠曰堅止堅
止毋遂為諸鬼神所苦也斯見匹夫匹婦之心哉夫
匹夫匹婦其畏人畏神者紛七一情也願其畏人以
貌而其畏神以心臨民者夏楚榜笞日加其人願其
欺益甚神無一言以告即至狡抗者猶不敢欺何故
哉豈非在神者有所不可測在人者猶有所可入乎
即其不可測趨善避惡以不詭于禮樂則袖道者固
所以濟人道之所不及也小人觀其象以思其理君
子欲存其理不得不崇諸象二君斯役其干幽明之

際深乎深乎計工自嘉靖壬子正月至甲寅三月曾
君名梅癸丑進士泰和人陳君名時霖辛丑進士長
樂人

刻文訓叙

臣未髻則家君已遣從塾師蔣矣每暮歸侍家君家
君稍心器之於是謝去塾師日坐草堂中徧出所藏
古先聖人諸書命讀七三載乃益以今時所稱舉子
文即已知時時竊擬構焉最後構一目置家君几上
起自避空室中家君歸詰侍子誰為侍子云即君於
是頓侍子呼即君來已至則益慙自驚不敢仰視家

君家君則起以手撫背笑曰兒何避兒所作者文可
教也歸語母大喜於是口試三日至五日七日後有
司稍七以文見知家君更日夜望有成立於是日一
二同志與舍弟原月几六試七日每先期一日家君
自擬目函投笥中夜起櫛髮整衣坐草堂候家君來
命侍子持鑰閉門啓函示目禁不得共一語日中趣
草滿下二三已畢書家君始起還內明晨召侍詳加
評駁焉既而曰女輩大困矣可少休於是治醕譙譚
盡日始罷當是時最愛讀司馬遷莊周所為文詞往
往發之篇章空疎莽蕩家君大憚之於是作文訓文

訓成日諷夕維漸悟浮華轉闕精奧矣癸丙相繼罷
歸家君太息曰嗟乎毋論汝苦即余安所用訓哉明
年丁未家君已五上春官竟不第愈益厭怒其文遂
謁選分符東土而去臣以已庚而歲薄售有司後七
風塵時檢舊笥得文訓而讀焉輒獨立裴回喟然長
嘆夫家君僅以文博一令即臣又不復大售於有司
何言文哉願獨有感於家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病南
還夏子輩從游日以文誦不得已則以文訓授之既
而請梓以公其傳所不能辭者匪欲公其傳也以見
人世父子之情焉

贈沈大醫叙

余鄉最以為盛德長者則孰逾沈公哉公以今年七
十鄉中人轉相惟悅無不人人喜也於是鄉大夫學
士先生類微幣撰詞雲緝星繁矣頃余獨有感於公
之所為心者厚也余少時謁公公之庭庭中負瘳者
曲席而坐公束帶走出人脉而人劑之即人又來即
公又人脉而人劑之庭空無人始得酬他客語乃此
心何心哉公性既長者又其業甚精江淮間地足千
里近公者率頽首斲公至其家家人大怒公之不至
也公輒至則喜公言毋懼則又大喜其遠且微者即

不得致公亦致其人於公之家其家人日夜彷徨行
望沈先生一言以慰也乃持節當塗者又往上下檄
郡邑命有司整輿飭轡迎公公至又輒起則嘆曰若
先生者誠難哉誠難哉以故公之名遂大重於世云
公性孝友學倫義鄉父老閒居則具言公少時事其
兄至恭謹終其身不衰豈若今時所稱兄弟者公失
配僅壯即有子不再聘入使內一二媵婢受悅理櫛
豈悖哉乃固不肉遂空帷半世語具胡柱史所為公
義夫傳中公姪東橋君舉壬午刺史莒州行誼政事
勅諸金石公視之猶公子也而莒州亦父事公公又

遣方石君遊太學結內天下士人言即公出奚殊矣
公二子長遊太學次即苓田君苓田君通籍大辟業
公業並公縉紳先生類愛之而互為言詞贈之公諸
孫似英秀玉立衣冠門第甲於江海而公益以忠厚
和祥遠植豐培即今合食六世矣傳稱張公藝以忍
合九世即公後豈論九世哉余於是益有感於公之
所為心者厚也公雖老髮僅華白顏色復潤好躡冠
迎客步翩上然舉不重也斯神氣蓄而精意不漓繇
此以至百年奚怪焉昔人有以身係天下安危三四
十年者言其所急也江淮人以安危托公計時且

久課廣狹雖殊其為人所急鈞也人人思其所急則無不願其長久以成吾私即公百年豈厭人望哉鄉大夫學士先生徵祝于余余則請以人之望公者以為公祝諸大夫學士先生起序曰信可祝哉於是命書之以俟拜公中堂而襲采以進焉

贈董先生之考城序

余憶往歲計偕嚮通竹則猶及見先生驅二僕擁轡策馬趨上然自西北來也一接先生語輒心自念曰先生者誠師哉誠師哉後時上治書報余長安邸中余善其書輒遺書先生謝先生書乃余以抱病還則

先生猶儼然在宮舍察其色不大恨第曰幸偃蹇不去得待先生來無何考城命下人人為先生喜乃先生不之喜也顧曰即考城奚殊興矣又奚摧也余稍怪其語會先生門人徐劉王胡諸君以陶李二先生命來徵別言則問曰先生之不遷不怒遷不喜何故哉於是諸君相視言曰君不識先生之心乎先生性既長者又慷慨負奇氣日起燕坐堂中召門人弟子侍商榷文藻闡揚性命隆恩篤義決于衆心稍上涉事端不厭其意則忿然振色推席起曰某直某曲某非某是豈得揜于所私而以波汶決事哉或事閔費

序大者則持之更急杭言峻議不少孫其人人以為
言輒掀髯大笑曰子以擁毳策馬為仙游乎歸藝松
蘿一觴一咏吾志也子休矣吾亡所冀于人矣先生
性願又喜賓客客至輒留客輒大觴客即無客即亦
具酒自觴停杯問月中夜露墜上下始命罷酒斯東
方朔陶潛者流也豈破廡于遷不遷然余乃太息曰
嗟乎鄉睹先生之容茲識其心矣考城夫大梁不百
里先生時過大梁登夷門象信陵公子侯生故實睹
宋遺宮俱散為荒榛野草也徘徊俯仰擊節悲歌愈
益長其寥廓之思則考城固愈于輿執先生又何得

亡喜也先生聞之更欷歔曰即考城為喜矣柰何夫
吾僚奈何去吾門人弟子先生先是任蜀在興更五
載蓋始擢今官

杏莊贈言錄敘

杏莊贈言錄者錄諸君子所為贈杏莊公之言也公
抱德精藝積春累秋博澤隱脩該于織巨乃其壯不
再聘篤夫婦存亡之心則猶足振頽淳瀟贊翊人紀爰
有休祥徵諸草木語具李太史所為嘉瓜記中是時
胡柱史謫塩米大義公遂為公勒義夫傳海內縉紳先
生每讀義夫傳每綴數語函以報公而公之六十七

十時、邑之學士大夫靡不撰詞奉觴上壽。七十時視
六十時加多焉。於是諸君子之言充筭盈筐，雲叢霞
聚，彬上燁上備矣。公則日探篋笥而環揭中堂，每登
公堂者率倚柱，停盃四顧，讀咨馬慨馬低回馬往。上
至道上猶憶公堂中語，即不能憶其語，即又自悔責
不能再讀語也。於此公之姪若子聚譚曰：亡論不能
以一日盡揭諸君子之言，即能以一日盡揭諸君子
之言，獨奈何使客倚柱，停盃四顧，讀或不能憶其讀
為客病也。且諸君子之言豈卒亡楮泐墨漫哉。即公
之義何賴焉。乃謀類梓而人貽之，而因世藏之，而以
此片屬宗子。宗子則取讀諸君子之言已畢，讀乃校
翰起曰：嗟乎嗟乎！君子之贈人以言，與人之受言於
君子，豈輕哉。乃睹于茲帙，則重嘆公之離馬犬閭里
者近矣。乃其人遠而千里，又遠而萬里，走管與公接
盃酒，通版勒之懽，斯何比於公也。則亦為之言，則亦
詳為之言，統觀其言，雖言人人殊，要之敷揚盛美而
歸總倫彙，固若聯几東筆，合構命藻也。何故哉。何故
哉。余聞之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諸君子竭精馳說，靡
所靳惜于公者，是自公之大義感悚其心矣。鄉使公
僅如世俗抱咫尺之善，不能感悚其心，即日要諸君

子而祈其一言，又胡可得也。天下後世讀諸君子之言，以見公且求其亡愧于公，則公之風不與江河並遠哉。先是邑大夫類以義表其第，且議以狀上聞。而公輒翼上達，上儼容却席，固起辭曰：「何有于我，何有於我。」使黎種香其斯馬也。斯言也，又敦實遺名者也。吁，茲益見公矣。吁，茲益見公矣。

贈顧汝宋臨人八卷序

余登楚陽望西湖，其上蓋有武陵溪。溪上人往上好讀書，被儒服，代有嘉名。文章之士，雖時其間，又皆顧性大，而美余友純一子，讀書溪上，時從溪上過。余夜與擁衾道，家園事往，上及其大母宋孺人賢，余輒太息曰：「嗟乎！君之才，獨藉溪哉。蓋顧子大父述菴公性朴茂，良直，人人稱長者。顧不問家人生產，及孺人。婦公謂孺人，閨質也。乃孺人有丈夫才，輒謂公曰：『公長者，第安坐，吾當為公作家。』顧故業農，孺人即理農事，至脫釧整廬，易穀闢畝，日勅羣庸，負耜雜作。畝上又孺人性智善防人，秋中稼穗盈畦，即夜佃不敢竊一穗，即竊一穗，輒自恐棄去，曰：『亡乃孺人知也。』孺人又時上勅羣庸下湖中，舉網負，鋪取魚鴈，菰蒲，日致之家，以貯窖藏。雄溪上矣，亡何舉二子長，即西莊。

公公稍長大類孺人才則孺人喜曰吾苦女父長者
今得女見女勃然竒志也後數年述菴公逝孺人
泣謂西莊公曰女父不女待吾且寡女其亡忘吾志
哉於是西莊公愈益勸心拓業見朕畝豐陂輒增其
直或倍其直又高其宮室奕上稱大家而孺人居常
嘆曰家屢世農恨亡稱儲者純一子生早慧孺人喜
拊其背曰孺乃在是兒僅孺則遺從經師游每暮歸
則孺人張燈于自績紡伴純一子讀稍倦輒命婢烹
茗茗采夜半器休輒又呼起坐把書讀至旦也以純
純一子工文輒藻率為時儒而純一子弟純佐氏
者孺人又命之讀視純一子亡何西莊公又逝孺人
撫純一子泣曰吾哭女祖撫女父吾復撫女哭女父
也孺人身撫三世而處其慈即廣畝高居一一皆孺
人耳目手足所及又兩傷夫子苦慘其情宜早耗也
乃孺人以今年齒八十傳稱八十曰菴余意孺人菴
矣而純一子則謂余曰余秋中盍構一堂云然皆稟
命大母大母則以杖畫地曰某楹某階而羣工持斧
尺鳩集堂上大母輒晨起呼婢作糜人餒之或人酒
之即夜亦秉燭至工所四視恐工竊木以去也余曰
嗟乎八十而猶不耄又健視事如孺人者豈易哉昔

李密慮其祖母劉老不及養遂上表陳情古今稱孝
馬是時劉甫七十耳且其創業貽密者或不及孺
人勞也純一子兄弟負麟鳳才出而受知

明主則君之年尚未及密而孺人之勞且壽又過于
劉其急于報孺人者宜何如哉純一子聞余言則仰
天嘆曰宗子之言命稟矣

贈許筠之海寧

予少侍家居家君每言鄉長者必曰許先生云蓋家
君自束髮已從先生游先生年長家君數歲而家君
兄事之後予被服游上大人間始得見先生每見每

嘆先生誠長者也而鄉中人又往七重敬先卡歲上
子夏予為即司功而先生適躡履執策來謁選予迎
謂先生曰夫者哲然乃遠至此甚勞矣先生曰予往
歲遊學太學侍大司成凡三歲長安塵久已上衣袍
矣今來乃更大快吾志何勞哉後時上過我則為治
醕滴醢酌先生先生故不喜酌願侍予醉酌惟啜米
飯體弄匙孟道家園疇昔事款上至不能休更與步
庭下裝回待月而去秋予抱病散髮枕上先生更時
時問我坐漫語無所不浸予特稱先生善儉先生曰
天生財非私一人安敢侈泰持其身所者青練謂予

曰予衣此衣十年矣。覆前視之僅絨新紉焉。乃太息曰。此愈絨予病歟。後予疏帛問醫。而先生以今年六月授寧海簿。道便還家。携家子為祖道。道止。把先生袂曰。先生行矣。吾知不難於寧海矣。客曰。言何易言。何易。夫簿秩泰卑。即出一令。且折躬請其堂。其監司御史擁旄行縣。即稍尊者。已惶急。若九鼎伏蹠。謁稍不當。則大怒。責伏庭階。免也。頃首。惶恐不肖。莫敢出。詔奚論薄也。奚。八不難歟。予曰。嗚呼。豈官負人。顧人負官也。予見世所稱有司者。初謁。選即切切有冀善地。心選家揚名於朝。善者博帶高冠。洋洋

非此其所與游。亟持酒賀曰。此。行萬金可致也。乃不得善者。至俛首吁氣含淚。向人。而人亦如慰之曰。縱不得萬金。數百金可必。何至作凄惻狀歟。以不能洗滌其心。甫至則目攝筐篋厚薄。而口抑揚之。左右關其意。肯輒以賂進矣。於是日夜籌筭。金色驕妻子。乃妻子又益。日夜相與謀。攘金之策。稍不稱。則榜笞其人。至糜爛無可擊者。家忿人怒。不願也。斯即尊官大郡。獨奈何。不畏怵人哉。先生家故饒。至都下。客亦有風。先生如世俗。內賄求地者。先生整襟危坐。謝客曰。予非力不能。內顧吾耻不為也。斯見先生之心哉。

且先生一衣十載，願何貴多金。先生性又慈仁長者，即使稅訟最急，施管朴且慘目，怵心矣。况借刑糴金，或即監司御史，擁旆行縣。先生且恭容儼貌，翔翔行何畏焉。而監司御史首將曰：是夫也，必其庶愛者也。先生且自是相率矣。又安在其為難也。先生起拜謝曰：亦甚矣。宗子知子矣。於是長揖，備謝客策馬而去。

贈勞隱君叙

予束髮時，則識勞子舜隆於武陵之墟。心竊嘆其長者後也。後時上與舜隆氏游，舜隆氏純質，踰每事，事必曰：家君戒我，勿隱君者。方栖荆湘外，畏與士大夫交。往歲始得指君子道中，因太息曰：此舜隆氏所為，輒惕念戒者矣。君之先有稱水滸者，敢以植緒。雄一邑，傳至遺安公，稍潛君為遺安公。長子生而朴茂，少即急于農事。每語家人曰：此吾家世所自殖者，即不樂其苦，獨奈何不念其父祖累積貽謀之心乎。於是開畦闢畝，寒沐失食，不倦于勞。上豐極，腹烟雲相雜。歲課出入視，永寧時，頤友振奕矣。乃君性益檢束，即甚需于財者，亦必重念曰：得毋以侈病財也。君弟三人，咸業君業。君孝友天植，待諸弟可準，共被者几。大家勢難革合，君總百口異同，咸翕然推服。君退亡。

矣語君外遜內直侃上切上不作佞色里有忿者亟
里于君君立教言不假多岐援喻各愧解去至持牛
酒相勞曰不得隱君我輩何得如是君少無子人大
慮君君逾壯乃舉舜隆氏稍長則立之庭以手摩其
背訓之曰汝毋負予言予不得從士大夫游其計無
以近之耳丈夫當雲蒸龍變豈以桑麻蘿薜特其心
迹哉僅若則具鮑疏治情性滿學名儒乃舜隆氏愈
益綜緝詞章亡間涼頌皆名流起與一時纒曜之士
隱相並驅人或以高慰君君長世不願乃更自號漁
隱子云無所冀于世也春秋積年以今年年高七表

矣賓戚展采上寿卮饌紛紜舜隆氏王之庶階照
几席他日垂纓結駟取封章以報君也且耳目聰明
白髮蕭散洋上灑上自得也斯不稱夫樂事哉諸君
徵祝言于予上何所祝君而特三嘆于房氏之盛馬

贈趙公敘

余束髮出游外傳蓋与子隆子同舍云傳嚴視諸子
諸子尚竊時時嬉疆子隆子嬉乃子隆子不之嬉也
獨抱書危坐終日讀奉詰則太息曰嗟乎余獨嚴師
哉蓋有嚴君焉當是時文橋公方壯歲精于料事于
諸子中獨奇子隆子才曰是可儒竟儒子隆子子隆

子每暮歸謁公公輒命侍詰朝所綴輯者或已乃命
殮已殮輒讀夜半倦休枕上甫寐則侍子已持燧叩
門報鷄鳴輒又整衣把卷起矣子隆子旣才又公速
成其才遂以其文雄視一世亡何与余同奉南畿已
酉子隆子侵謁進紳書于公拜公公大喜曰斯不負
十年勤訓哉公性至孝友勅儉蚤歲失怙恃已乃其
兄氏又逝即子立願善治生產時盈縮往亡當于
時又其性朴直不佞為然謔浮譎僂巧之徒懼公不
見公即公召之輒反走交公者得公一語如持符握
至云以此家計用饒庭宇區畝星羅雲列赫上盛矣

子隆子弟為子寅氏公則命子寅氏商而子心氏者
公又命之儒視子隆子公旣稱大家已又子隆子顯
即朋戚者靡不分華割榮以自夸于人曰某朋某戚
乃公愈益謙容孫度謹篤其身非歲時伏臘未嘗被
華衣列絲管召賓客每亡誠家人毋得以門第近人
以此鄉父老閒居具言鄉之有貴子弟而色不驕如
公者豈易哉公以今年齒六十矣邑之縉紳孝士先
生靡不展采上壽余亦得以隨縉紳孝士先生後拜
公于庭輒自嘆曰異哉即余少時從子隆子游睹公
容今奚殊也世人年未及公往亡髮星髮霜者此又

何說焉客曰人情靡不重年而貴有子公得年矣又見其子才且顯又煦上膝上弄孫也公樂哉余曰何哉斯言乎隆子負金馬才出而結綬垂纓上佐明主取封尊以報公公於是華鳥高冠被錦對客且齒思金石霜露莫侵非仁揚又頌戶遍竿斯公之樂哉中橋養珍諸君子聞余言則起曰子之言子之言也余倦言則請以子言為祝以介于子隆子

贈曾公叙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未嘗不投翰而嘆也曰嗟乎斯不負民哉以今睹于近事則古今亦何殊焉興在

揚稱困乃數十年稱大困蓋其地東充西汙城一值水旱則耕者委土坐長蓬蒿碩又供稅內租慘彼夏楚於是壞垣負簦攜妻子去至吁虛無人於是邑之父老子弟日夜焚香告天願早得仁人君子來拯塗水火乃曾君以名進士拜令興則邑父老子弟日夜焚香告天以為果得仁人君子來拯塗水火也癸丑十月君至邑父老子弟除道揚旌導君君車至市中市中人從戶窺君靡不灑然驚喜相顧嘆息曰誠我君哉誠我君哉蓋自是可安釜鬲矣君則下令曰吾聞弊不剔則利不興於是收一二標榜于法邑人大

喜是歲飢吳中丞下檄郡邑賑郡邑飢人君則下令
飭里胥毋得報籍濫名以要雞酒又毋得俾村飢人
携老幼蒲伏行百里來城中至益困也於是以身親
就諸飢人村舍中每至村則召諸飢人來前面覈狀
有狀者給之狀甚者厚給之里胥聽傳莫不出一語
於是諸飢人負糗丁背竊相語曰大恩大惠當是時
魯夷寇海上海上人倉皇揚家西來傳言夷且西來
君曰是可言備火乃閉閤誣牒勅邑子弟勇有力者
日坐武亭較射角矛士感奮然有鬪志夜則誡邑兵
嚴刁斗環城大呼人言即寇至何慮也甲寅春二月

至夏五月不雨邑人大恐君曰毋恐吾當為父老子
弟取兩君於是齋三日率僚備禮樂恭禱百神前夜
則整冠束帶焚香于庭再拜以萬民請命于皇天越
二日不雨君親往彷徨行自念曰何不雨也頃之雨
又二日又大雨邑人號說曰即歲有穡非公賜其凡
此皆君精意于民視其利病者在肌膚間也先是吳
中丞廉君政嗟亡異焉亡何總憲南臺去則下檄展
采勞君而彭大夫治水淮南則亦下縣勞君如吳中
丞檄也於是君之僚請言于宗子宗子則采輯君之
君民望者以見二公所以勞君之意焉客曰邑之困

賴公以蘇頌頽頽流離尚充亡然盈塗巷是所望于公者更多也宗子曰嗟乎夫兵荒者繫之天者也繫之天者誰不委之天乃君獨任之身防禦感格有成蹟焉即其取必於己可以解民困者其于民又何愛也子毋言其滌慮以竅可矣

何孺人傳

余讀古所稱列女傳至散節立孤者未嘗不竦意動容也嗟乎茲非性靈卓粹有偉丈夫識者易談哉易談哉乃鄉父老開居論閭節必曰何孺人何孺人余從孺人子惟忠氏游則又聞孺人詳則又嘆孺人之難也孺人蚤歸淳菴公無論淳菴公稱孺人賢即舅姑下及臧獲又靡不人人稱孺人賢亡何淳菴公逝孺人致至欲偕淳菴公復彊為二三子起曰豈不能偕地下人哉誠不忍二三子笑亡立且使地下人復恨也於是盡謝去絲綬綺綃惟闔戶垂幌日夜望二三子有成立乃惟忠氏稍知學則且稽快遣就學經師每暮歸則孺人已治殮秉燭俟堂上已殮輒命讀朝所讀書孺人又手自績紡弄女紅督惟忠氏讀也嘗太息曰兒無厭者吾寡不怨者恃兒二三子也兒即厭苦獨奈何不念兒母哉於是惟忠氏愈益攻

文輯藻卒為時雋儒願其心又恭謹不以才自負靡不人人愛重又靡不人人稱孺人善教子也曰即察父哲兄日臨其子弟豈及孺人哉而惟忠弟氏三人者孺人則不命之儒命之農命之商也即又善于農商歲課租入闔閭稱雄焉乃孺人者愈益勤儉日戒家人毋得以侈病財至崇承管秩賓客錮巨雀管厄孟醕核則又事上度繁中禮也惟忠氏及其弟既才又至孝友族日孺人坐一坐而四子者東西向立上照問衣道家庭今昔事不忍離婦室而諸孫總角者又循筵繞膝行也於是孺人大喜已喜復彷徨曰即吾所自期豈知今日哉恨不令汝父見也孺人以今年二月年六十矣惟忠氏及其弟具章服百拜上壽孺人前而宗黨戚友咸喜孺人壽咸祝孺人更壽也於是諸君乃徵予所以祝孺人者余惟孺人敦節立孤天所孚動壽無事禱也惟忠氏抱異才他日策名天筮以報孺人俾孺人翠翹霞帔表其節于天下後世豈非孺人願幸哉請以祝孺人諸君亦曰請以祝孺人遂稍綴其事作祝語

贈陳大夫之太平敘

陳大夫以駕部郎左遷興邑者三年不得調人或謂

大夫困大夫不困也乃癸丑冬始調節推太平大夫
已聞命即裝為其顧道之民難於去大夫也於是邑
薦紳學士先生儼然造余徵別詞焉余曰邑之不忍
云大夫者何也則相顧而嘆宣言曰若大夫者去誠
不可忍哉今世所稱士大夫類抑外崇中或以事外
移則負然含悲怏怏出語盈道路甚則藹剛鬣遷不
一至其地即至其地即又視其地如鄰也且對賓客
弄卮盃接盞理苟吏人跪請視象輒怒目揮之輒遂
巡去矣即去且不識其民民何不忍哉大夫者起淮
士拜官中書累官八調夏官司駕固奕也顯矣驟造興

人畏不敢仰視大夫而大夫則頽怡貌恭容日束帶
坐庭中視事數上進父老子弟問勞疾苦當是時河
決餘波沒與歲穡大虛市靡糶粒民至空腹嚙城大
呼即富有糶粒者又故不糶於是大夫下令曰有不
糶者吾得以法中之富人懼始糶民大喜大夫又坐
視糶又自平其直民又益大喜邑故給需驛傳不以
人給也時當道者議以人給而鳳軍稅者時更稱急
當道者日夜使使來督內稅大夫亦日夜使使報父
老子弟毋懼毋內稅也於是立起以身請當道者前
具言與民大貧不可給稅狀至先冠頓首當道者大

感其言而報罷之此即萬民所繫命矣故事催科以簿上筮日理催則里胥設大量內之又加糈粒董之上大溢始報曰可內者兀上怒不敢發一語也大夫至則曰是弊豈細哉則定一量以準出內又繁其量不加糈粒焉至於均後少甲收知抑豪又教行之毋患此也於是邑之父老子弟家傳長而馴類更生每朝明禁香膳自堂庭下井曰非明公安自今日哉今大夫乃不立此民去矣父老子弟聞人夫其虛不顧其子感嗚昔靡不淚歎上下也願獨奈何夫大夫火余困太息曰嗟乎吾邑之不忍去大夫者是欲以一邑私大夫之才也願大夫者天下才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中原之民困於征輸盜賊主上履心宵旰微異登前則太平當不得久矣大夫况一邑乎本平之民日夜幸大夫至豈知吾民以大夫去太平為悲也大夫思慰其幸又不忍其悲則大夫之情亦難矣諸薦紳學士先生愈不能釋然矣大夫則命采綴斯語以志不忍去大夫之意焉

贈查大夫報績敘

皇制凡外內臣工服官三載則上功考功考功考其第遠之宰以進于

天子而加黜陟焉甚盛典也查大夫以庚戌夏奉除書守郵至今年秋七月乃三移紀曆矣於是大夫請其事於當塗者當塗者輒報曰大夫牧茲土三年蓋大勤苦其令身自工功闕庭於是大夫進州之父老子弟轉相驩說者更新觀旌施矣大夫共家事者高君黃君楊君從事蔡君使上祈言于楚陽宗子宗子曰嗟乎余於是蓋嘆息大夫之難也夫言治者豈以郵為易哉夫郵南江北淮舟輿津要又其俗虛中華外即窶人下產無兼辰之業亦庭宇相襲楚飭可觀以故談地江淮間者必曰郵云郵云纓弁之徒執符乘傳報書前驅有司治稟整徒迎謁道左稱臣不稱即大出忿語曰郵豈他比哉而慢我若是取道者亡論宵晝雨晴逝至迭居舍無停執有司幸謁客畢馳歸坐堂中召里萌計徒吏未及一二語而驛史持書倉皇奔入則又束帶躍馬去矣乃當塗者或論報稍失期則又讓之曰豈可以奔走而忘厥事上執以故世之君子交病焉往歲予初客長安揖大夫王中丞席上被服陳詞心竊嘆長者問其官氏則曰新除郵牧余即拜之大夫谷拜余既而庖俎酬酢甚驩相與嘆守郵之難也大夫既至郵則展采宣獻亟於

民事失養廢沐殆無勸色厭容又大夫性簡直不撓
即勢族名家一罹下憲則持之更急人或言大夫宜
少徇時人情大夫謝不顧也自信者傲乃大夫愈益
嚴和協度不失往來尊官貴人心即當塗者又莫不
嗟上亟稱大夫善為理也侍御黃君成君咸上疏論
推而移機勸崇者紛上于路古稱獲上治民觀之大
夫誠有味乎其言也乃今年報績上考功矣予為
郎考功善與大夫仲氏同舍云大夫論殿最者論其
功不論其至與不至也其不至者頗多有茂異之政
不可一日去於其官故不云王者尤異焉 主上北憂

任虜思得茂才大夫以功上聞徵書且旦夕下綰
垂綬從容廟謨斯稱報守爵之勞哉四君毋令賀行
將謀別大夫矣

桐鄉縣城記代作

余讀秦漢以下諸書未嘗不嘆戎狄之為中國憂至
長也乃東西諸夷錯居海島中亦足自給其稱持戈
內嚮者則世未覩焉我

皇祖神聖慮周千古既北逐胡元走之已又慮群夷
萬一有他志於是詔沿海諸郡邑悉置戍設屯分遣
諸所有功者後世食其地提精銳防之至密矣

列聖道化隆洽垂二百年吳越之間家綺戶繡湛于
華靡無論萌庶即號稱戎籍者亦日弄卮蒲博至終
其身不識干戟識治者恒病馬嘉靖壬子羣夷乃大
舉徑寇吳越父老子弟猝驚起惶急四走匿菰蒲蕪
葭中如藻僅活稍後者輒魚肉之而羣夷日據高室
大宇擊鼓吹竽啖大肉美酒相頌咲樂以為入寇晚
於是益肆志焚掠吳越遂大亂當是時都御史王公
御史趙君潘泉某上相與仰天長呼共几而謀曰嗟
乎古稱高城深池固可以守寇之所為肆志亦由城
缺備弛何惟馬於是檄諸郡議築城專嘉興守劉君

亦以是請遂大計諸郡邑凡缺城者城之而桐鄉令
金君初至既奉諸公檄則下令曰城貴高貴深貴堅
貴廣不者吾不能保此父老子弟於是以甲寅秋九
月始事而尹日策馬環走見工者稍怠輒怒曰若不
急力寇至若且為虜越明年乙卯正月城成城週一
千二百丈高二丈八尺厚二丈六尺塹廣六丈深二
丈五尺城門八水四陸四門各有樓敵臺八窩舖四
十二固翼上山峙矣而城工之費則二萬九千有奇
云尹乃登城四顧太息曰即寇至何虞哉明年丙辰
五月寇徑薄城下日夜攻城急而都御史阮公提人

軍入援遂入城閉門拒寇上幾二萬環城而聖成四十餘日最後架按船繫大木數撞城上堅故不可壞而父老子弟亦日夜負亂石飛擊寇上知城卒不可拔遂各解去於是父老子弟焚香吁天匍匐稽首望尹之庭而泣曰吾屬之不即魚肉者疇功哉疇功哉已又寓書于余祈記余惟桐鄉嘉湖之上游也桐鄉不守 郡且為之後何者其勢順也寇既不得于桐鄉則勢阻勢阻則脅從者且日以解散是二郡之不被寇者寔桐鄉為之障也豈惟父老子弟賴之抑予亦有言諸大夫之為諒父老子弟謀者至矣而父老子弟有不持挺礪一以守此城以為諸大夫憂則亦非余之所敢聞也余鄉人也故敢以告鄉之人且以示後之守茲土者又當有以結民之心焉是後也都御史胡公御史李君趙君王君藩臬藩君鮑君郭尹謝君陳君孫君董君劉君凌君王君劉君李君咸先後主議而同知張君通判林君知縣萬君亦與有勞云

遊燕子磯記

余讀金陵諸紀其東北盖有燕子磯云今年丁巳家君八為南北部郎余出叅閩省道金陵展謁大醫沈

君潤君來家君觴之邸中因談佳山水亟道茲磯家
君曰沈君有意哉兒其從焉則以明日並輿而北蓋
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列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
而西發清江道院少憩院人啓漢壽亭侯詞由右扉
入至水雲亭亭揭天空海濶蓋前尚書湛公筆云已
前俯欄則長江浸牖矣又北登祠謁侯裴回嘆曰此
地非此君誰當哉稍北則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
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羣豎裸肘內風惡
之輒走與沈君解衣坐磯上是日西風稍上微矣曰
雲掃空萬里一碧西眺荆楚東望海門蒼茫哉把酒
臨流相顧太息時有破履黃冠者突過磯下因呼
焉對數語稍解命坐酒之因言大丹之藥唯人元炁
元天元外是者悉荆榛邪亂也余曰三者同乎曰得
人得地得地得天何以得之曰師何以遇之曰分非
分非師何言仙乎余大怪其語曰嗟乎斯何異陸生
譚哉蓋長庚與余謹未嘗不嘆息斯旨也又酒之遺
以咎核投之囊長揖而去沈君曰公誤矣天下豈有
仙人哉唯畜氣蓄精逍遙林壑洒翰賦詩圍碁嗜豔
斯翻上至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何人哉余因仰
天嘆曰仙乎仙乎吾將捨女且即女乎侍者進餐已

餐各披衣起由水雲亭出祠下稍南至河舟子操艇
渡之既入洞狹峻沿江至弘濟寺寺凡三門後益峻
最後大宮面江背山蓋即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
蓋懸江而構下臨不測仰睇其背則絕壁萬仞勢若
倒垂人過其下動魄驚骨斯大下之偉觀也是日秋
氣苦人復憇大宮上峻深暑氣稍解客困則徵簞枕
十僧僧貧僅具一枕無簞堂故有席蓋待客謁者余
命侍子倒屣施席沈君則展大忱卧馬旣蘇沈君求
冰僧室還嘆曰貧甚貧甚詰僧幾曰十二何業曰有
田二十畝共之且稅且苦席調余嘆曰嚮者羨僧今
乃若是而已又開酌與人告暮公等且休矣於是披
衣沿洞出既登輿問曰梅花水安在曰越此五里暮
難至矣徵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乎曰無之余願
沈君笑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旣入城余留沈君
家君邸中不可遂別去太醫名露與余髻好又世講
姻其人深沈好讀書精岐黃已又工書工詩時以韓
駕部召問疾漫遊白下

武進白公集敘

余稽往牘抽繹千祀睹于羣才未嘗不喟然太息也
昔所稱左馬李杜者無庸談已即如我

明李何徐鄭王康者流非不矯然英聲龍翔鳳舉也
乃卒流落偃蹇不諧于世以死即使後世誦其言而
欣艷之何貴哉宗子曰余讀白公所為文詞則吟吟
嗟焉夫白公者世之所謂偉人也太保之孫中丞之
子又能以其才致青雲步紫庭周旋天下之士唯與
其賢豪長者相結即諸賢豪長者亦靡不嚮意于公
公雖翱翔文史乎顧獨喜談天下大事每及兵戎輒
振纓高論勃上英氣逼人無不悚容而起者至晚
年更喜騎射馳騁上下志在萬里豈可與曲士道
也使稍上大用之則上之對揚 帝謨下之經綸世

業必有雲流霞布表著耳目者願乃累誦累信卒沈
汝悶悶以沒也斯其志不可傷心流涕執君子所謂
才者非徒榮華其言將以經世而表業也勛業未終
重上焉嗚空文以自見此班生興核筆之嘆而阮籍
有窮途之哭也天乎天乎既界之才復厄之乎公之
予祠部與余同舉進士當是時凡三謁公會公病竟
不得覲公公既卒而祠部君復與余調藝長安邸中
則日觀余以公所撰述者余章上語已章上嘆也誠
傷之矣誠傷之矣祠部君因函帙歸余命余精焉而
敘之以傳稍間輒盡發其所為詞類精之得賦

首五言古詩

首七言古詩

首五言律詩

首五

言排律

首七言律詩

首五七言絕句

首序記

貧跛頌啓共

首固言言殊矣揔之詩不離唐五言

者最乎序記漢唐之軌也啓類左國者數矣靈雪諸

賦則庶幾哉與梁園並藻也嗟乎公之所傳于世如

此哉

陸長庚母夫人敘

余往在草菴時則長庚時上共余治博士家語願非
其好也輒太息罷去乃獨亟稱司馬子長杜少陵當
是時聞其言者相與共目笑之而余獨嗟上異焉於

是時時過長庚草堂長庚輒與余几而談細剖深語
已命侍子攜園蔬飯余或酒余不夜不別即別復相
與握手竟談塗中常是時余貧長庚更大貧至不能
張燭啓塗往止錯足溝穢不恨也而太夫人張頗怪
長庚暮歸輒問曰兒所從朝夕者誰子哉而殷上亟
亟焉長庚蹠進曰兒讀天下之書見天下之士者至
衆矣乃亡逾斯人者淵停岳峙矣非兒不能友之亡
何又與二三子共談藝事則太夫人又時上出酒肴
佐談長庚得以翔翔文史馳騁今昔雖目其雄才乎
要大孺人賢有教矣后長庚與余次第應有司辟已

乃次第罷歸則仰天嘆息曰嗟乎余豪士豈困一第
哉願獨念母夫人教我者勤也且何以慰先君子地
下蓋長庚尊君以易學名世卒乃蘿荔其身以老以
故長庚之念深焉余先長庚舉進士為郎無何以病
免歸長庚時時舫艇來訊停盃曼嘯抗志霞表
然未嘗不中夜而嘆余曰何嘆則嘆母夫人老在堂
也後數年余以叅藩過里長庚凡五觴余館舍時島
寇急人倉皇走長庚獨嘆曰天乎天乎即不念

其家獨奈何不念吾母哉俄而寇遁而太夫人以今
年六袞矣太夫人雖蕭然荆布乎願長庚者天下才
也用之則夔龍稷契不用則班馬李杜辟之雲馬即
垂即雨即結即霞終日而徧于宇內鈞之炳然大觀
也余又聞夫人中子約之能詩能書能畫又能精岐
黃家言余未交其人知其豪也斯何愧機雲矣后世
觀機雲者欣艷其子孰不念其親哉當時顯約又何
論也即使太夫人翟冠翠翹楊帔曳裾終日聽絲竹
而弄金玉非不融上樂也乃其子或不足振藻清時
流采千祀則浮世榮華辭之飄風落葉條起倏滅也
太夫人宜何取焉長庚聞余言躍然起曰即微子言
吾終不能以世俗事吾母長庚故喜為玄言與余言

言終夜不罷去誠如其言則啖桃餌芝鍊形久視長
庚又有別事其母者也余則安能知哉余則安能知
哉

跋高文義公與顧氏手帖

嗟乎此文義為其兄弟丐執師於顧氏帖也當是時
公蓋侍講稱賞顯矣乃不能庇一兄弟顧從村中子
弟丐糈哉而公之言曰歲不有秋嗟乎即歲不有秋
奈何困一貴人兄弟吾觀世人見其父兄稍上貴顯
輒棄堅刺肥千金裘馬日以意氣凌其鄉人其鄉之
人即素與游者美飲食以召之猶懼不往也乃願肯

從村中子弟丐糈哉無論公賢即公之兄弟不媿公
矣而邑父老至謂公是時蓋親作誓傳於村中云其
歲時伏臘而謁之家其主人輒具雞米稻秫以婦之
公即亦受其雞米稻秫以婦而不辭也嗟乎公為天
子之貴臣使稍上念其我而頻謁其有司即有司孰
不怵上共命者乃公寧丐雞米稻秫於村中子弟而
不有司謁也斯古人所難矣是時公蓋奉其母夫人
諱以婦且一年矣而願公兄弟又素與之游乃不一
謁公公之詩曰芙蓉秋水隔長溪蓋言近也近而不
謁又素與之游無論公及公之兄弟賢即願公者可

少哉

贈徐文徵授良醫序

徐子既以其醫名一國矣乃時上被儒衣而遊于學士大夫間即學士大夫亦無不頌內交徐子者顧徐子愈益詭斯稱彬上君子哉會有詔凡精岐黃業不官者得內贊為官比于藩王邸中良醫有遂為良醫者聽於是徐子之游諷徐子徐子乃上贊稱良醫云先是徐子儒者衣也乃今遂冠其冠衣其華服垂大帶于要又躡履甚鮮也楚上翼上顯上儼上稱官者流矣學士大夫好徐子者見徐子輒沾上喜拊掌

上美其鄉也儒今也官故嘗所從徐子丐劑者則瞿然驚已怵然畏也相顧言曰嗟徐先生官矣即有病又何可從官人丐劑也乃徐子則頽時上儒其衣不官其衣非歲時伏臘展謁長老不冠不帶不華履也於是學士大夫愈益稱徐子徐子云宗子之南過里也蓋徐子冠履謁馬而學士大夫陸子徐子辭子張子子培因徵言以贈徐子嗟乎徐子於余父子兄弟之間深矣往余母夫人病脾日在長安意忡上憂也則治書報弟請藥徐子及徐子子培書來報太夫人亡恙輒大喜而家夫人比部公木一指十年矣周游

齊魯蜀粵之墟，輒藥輒木，則亦移書徐子徵劑焉。又
余孳姪時被病，所為勸徐子手足耳目者，至數也。徐
子等人于書無所不讀，以精業聞里中。今老矣，白髮
杖藜，猶時上過閭巷。閭巷人則稱壽泉先生云。徐子
蓋從其父所授書也。業既補父，其心多長者。其所從
療治，即至微賤不足往。徐子輒往，即大雪雨暑寒，又
在半擁衾卧也。輒亦往。斯徐子之行已。余何以徐
子哉。余嘗精意神仙之學，問余好者，僅得長庚陸子
已。又得徐子。徐子之與余，蓋累夕累扈云。又
大夏夜侍子揮大扇，至困失扇，不去也。徐子誠不負
斯談哉。余將與子登崑崙關，扶之，桑着九華之冠，披赤
霜之袍，曳雲和之履，携綠玉之杖，乘青雲而弄紫霞。
翩上丹上樂也。若徒高冠大帶華服，鮮履焉，則何贈
哉。則何贈哉。

擇石劉丈像贊有序

天劉丈者，豈不彬上君子哉。既洽六經矣，又
多所博觀。百家者言，矢之文詞，泰漢韓柳者
類也。乃其人又仁蹈義履，敦禮而哲，其視人
善，若渴覲之漿，而飢覲之舖也。蓋與家大人
比部公四十年游矣。余之孩也，丈置之膝弄。

輒嘆曰是兒勃上英氣稍長觀余詞則又
以國士顧余時上為人誦說宗生宗生云后
余幸遭時廁下大夫之列乃丈猶儼然岩棲
也今觀丈之像蓋翻上儒而隱者嗟乎天下
國家不可以無才也如有才如丈乃願使之儒
而隱哉於是系之贊以俟肖形而至者需焉
於維先生翼上厥容上立山峙肅上厥心日白天青
孰不有文維公則經孰不有行維公則醇胡然而服
禘荔其衣鳳伏鷗舞知我者希匪窮則戚匪達則嬉
或處之眉蒼生之思慎哉維言維言維章談彼有善

惟恐弗揚垢之含之惟恐弗藏弗藏弗揚厥心旁皇
手何以恭拯溺扶危足之蹈之中矩中規誰謂蜀險
維公平之誰謂漢廣維公濟之大放厥詞如圭如璋
我儀黃之為龍為光舍則鴻舉用則雲翔胡不凌烟
系之草堂

贈金吾序

余嘗往來齊魯燕薊之墟及眺舊疆歷阡陌采故老
事實則龐眉黃髮矯上者接疇而語也然其人率皆
戴笠負耜飯牛牧豕舉網拾薪者流至貧苦矣而世
之人有乘堅策肥據高宇大厦徵絲竹挾妓樂出則

放鷹逐犬為樂者，乃不得永年稱老也。以其故何哉？
余聞盈虛消息，維天之經，損益盛衰，維人之紀。貧苦
而長年者，補其所不足者也。富逸而不長其年者，奪
其所有餘者也。故夫不貧而長年者罕矣，即不貧矣
長年矣，乃其子或不肖放蕩佚肆，以廢墜其家聲，鄉
之人口指其人而竊罵之。即使富而長年，未嘗不咄
咄悲也。何樂焉？故夫不貧而長年，而又有子者，尤罕
矣。乃今睹於里閭所稱金公者，則何說焉？公年且七
十矣，余誠未見其人，而獨見其弟靜菴公。蓋
苦志篤學者，云竟徇口貢遊太學，具章服歸，稍上貴矣。

乃愈益畏謹，足盤巨如，迨里人稱長者，必曰金先生。
金先生云：而長老具言長公之與次公不殊也。余再
展謁桑梓邑，父老長者咸杖屨而辱之，而公竟不余
覲，豈真靜菴其人哉？公不甚富，願倉庾實矣。公之子
某某耕商雜作，益用不匱。子姪如子良者，以儒起家。
歲時伏臘，具卮酒上壽，而公亦得以抱孫而嬉者實
有子也。或曰：貧富壽夭子之賢不肖，天矣。乃生財之
道立，命之學義方之訓，又何聖人亶上談之而著之
經也？曰：嗟乎！此又盡人而聽之天者也。金公者安知
其不盡人哉？假使公不長者，而又不勤不儉不教其

子即不貧而長年何述焉王子之於余至戚也而與公之子某媾姻事因徵言以祝公夫即使齊魯燕薊之墟有如公者余猶函稱道之也矧吾邑矧又在吾戚於是為之言以貽王子而因以贈公亦使觀之者務盡人以聽天而毋徒欣艷于公之盛焉

贈陶先生之封川令敘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至勒天子璽書讚誦錫采章庸當是時天下之人靡不瞿然驚已沛然喜也此其人必有英風殊畧表著耳目之外者何至所狀卓骨諸臣汶上問上哉曰嗟乎余於是知古道之所以興

隆也世曆彌降學士大夫不譚隆古一結綬臨民勳壹志刑名期會而緩厥民圖其下則更武遇其民日魚肉之即家咨人吁餓殍不給乃其寀金靡不巍然隆高也斯何稱吏治哉采峰先生視興庠三年矣今年夏擢為封川令以去余讀粵紀其邑蓋多稱徭患云徭故盤錯嶺巖時負戈晝游大掠邑人吏惧不敢置問家大人往視其郡未嘗不悚意動容焉而先生又為余具言茲地去家廬閩梁甚逼也羣徭往伏弩道左俟有過艇輒格殪之即尊官貴人擁旄行亦必提精銳持干矛操數十艇周環四顧乃敢問渡不

尔者危也則封川之難先生蓋已孰計之余聞從之
為害粵中歲祀綿邈矣總戎貴臣時督大兵糜百萬
進勤稍輯復叛何問一令哉惟令施德宣惠撫我元
元俾內治敦雁協于至理則尺挺可撻外侮何惧焉

我

御世久遠窳宇恬熙頃者島夷肆殘大寇吳越已
又寇揚上人人久不覩兵猝言寇至輒大呼惶急走如
覩神鬼翹魑也乃徃固封川所冒者封川即難不甚
于興矣先生負異才又其性明剛明邕在興三載大
著作人功當塗者咸羣然嗟異下檄褒焉且又日攝

興政也先生行矣則余所謂天子璽書讚誦而人亦
靡不瞿然驚洒然喜者其在斯行乎其在斯行乎先
生之僚瑞峰黃君東若趙君偕其門人弟子祖道南
疇烽燧盈酒因徵別言余則亟談封川戎事者蓋時
乎蓋時乎

贈解公偕其夫人六表序

家大人比部公束髮就學時則已從恕菴公游矣後
四十年而公輒時上與余道家大人束髮時從公游
狀也公之子應堅子蓋從家大人授詩云余是時齒
早矣及長則家大人日召應堅朝夕草堂與余談

事蓋通家兩世矣。方公從家大人游時，勃上英氣，又綴文甚精，以為必第也。願乃屢舉，屢不第，則仰天長吁曰：「丈夫豈必一第哉？」而令人泣且悶。上白首沾畢，手且古今豪傑其長嘯薜蘿高栖，若在者豈少也。遂怒謝之去，而唯閉門教應堅以經世之業。於是應堅綜輯千古采其英華，敷藻抽文，蔚然霞麗。乃又屢舉，屢不第也。則公愈益自信曰：「天下豈有如吾兒文者，乃不第哉？」而余之兩謁桑梓也，輒謁公公，又以應堅所為文詞觀余。余未嘗不握牘而嘆，蓋嘆才也。已又命諸孫出謁余，固森然玉立矣。公則起語某夫人，此所

來謁者兒，髻好也。其亨茗市醕以勞之。既出，與語輒又談家大人束髮時從游狀也。公既隱居，寡營不逐，逐家人生產，乃應堅又矢厥配，撫其諸孫而有之。室中又內外祭祀賓客，卮匱酒漿，咸井井綸綸，儼肅肅。四十年間無一簡缺者。夫孰非夫人力也。公與夫人雖六十乎，願健善飯。又應堅負金馬才，稍用之雲蒸龍變，炳然宇宙。其所錫公及夫人德者，何問哉。而公之仲子應者，精岐黃家業，舉壬子應儒子者，公之姪也。公樂之，猶子焉。乃諸孫又亭上昂上起義，豈不稱吉祥盛事哉。往歲余謝病歸湖上也。公命應堅

携笥有孟酒而訊之又貽之詩諷其旨蓋以古人所稱韓蘇李杜者期余也余心知其非當願至感矣今睹公之盛則安能無言以報公會應堅陸子潘子來徵所以祝公者余於是彊支焉然視公之所期我者則遠矣

送梓河顧子之洛陽序

顧子昔遊學序時與今學士李公稱並璧也余當是時僅髫從群少治博士家語顧子一覩余語輒投牘嘆曰是夫者即髫吾將友焉於_口時上持牘以游於顧子顧子時覩時漢也有司辟_才顧子與余常次

第往已乃次第罷歸則携余登江門燕子磯俯長江太息曰嗟乎即余不售則諸先公何賴焉蓋顧子之先有惟學公者嘗從高皇帝比伐大將軍達特奇之已乃稱病免歸帝念其勞_口賜湯沐四十戶而惟賢公者為眉縣令天龍之變_口死帝悼而帛祭之其餘勲名文學被儒服者代有稱聞也余因解之曰即今之才豈下諸先公哉而奚誦焉後學士公與余相繼登朝乃顧子猶儼然蓬荻心竊悲之歲乙卯夏顧子遺書報余盛稱其志意君當問長安酒樓待我九月既望南鄉書至是夜從諸省即齋居省中也

啓快觀顧子則頓足起幾不自持諸省郎詰其狀靡
不嗟嗟異焉余於是為賦武陵之歌武陵者顧子別
業也顧子既至則把袂交權傳卮浮白窮日夜不休
因戲曰尚憶俯江之談乎乃顧子又罷春官不舉則
喟然太息曰嗟乎豈余困未甚歟余且歸武陵枕蘿
石卧松雲而嬉焉以待天下之事如何余曰否否志
士不違時以立功哲人恒因機以表業當是時而得
一郡邑博日與二三子佔畢其間則藝精不勞也不
然蘿松之奪章服易矣勿歸便李公亦以是相夜諷
顧子顧子遂出乃得河南之洛陽洛陽者天下之中

而古今豪俊之所總萃也昔賈生負異才當文帝至
聖源內又安而上疏言天下事至痛哭流涕絳灌之
徒日日攝之遂謫長沙然世之論才者不益絳灌益
生也君其為我過賈生之里而弔焉古今人何相遠
哉即洛之二三子其亦無類賈者乎顧子曰吾聞士
不養則不教吾將請於當塗祈其一二疇畝以助士
之績學而奪於貧者其更貧而不能行經師脩則羣
之學宮而日迪之庶幾哉其有賈生之才乎余因大
息曰嗟乎信斯言也則豈洛士賴之而顧子業日益
精緩其餘以拾上第為國家作人稱天下師謂不自

洛陽始乎即諸先生德業孰多焉於是顧子起席
曰某也不佞敢